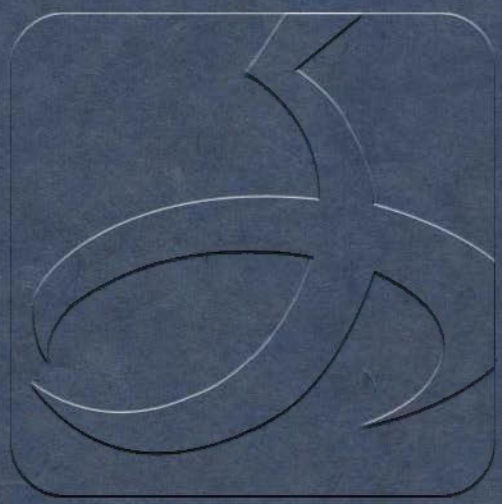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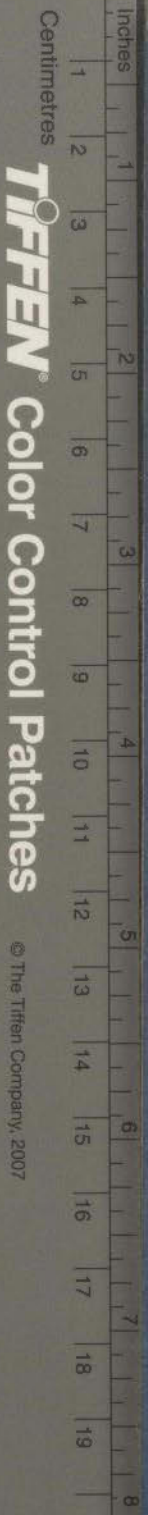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大正
一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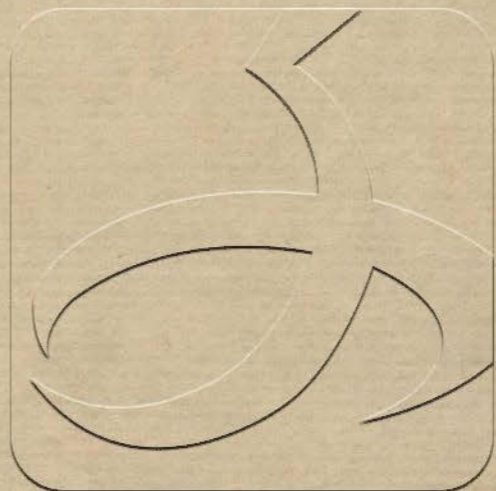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影南尚書
正義二十卷



弘化丁未年刊

465583



影鈔宋槧尚書正義

序



於名山石室。雖在好
昔人珍愛異籍。藏之
古之徒。有不得津逮



於山下本平氏

而窺之者。彼我一也。然其逸於彼。存於我者。亦夥矣。故掛川教授。松明復晚。耽古書。既縮刻。開成石經。又

影鈔。足利學所藏。宋槧。尚書正義。進之。熊本源公。愆。憑而剗。刷之。及刻成。公屬。煒爲序。受而觀之。書法圓

適宋代諸諱皆缺筆。其刻在淳熙前後者無可疑。蓋係我永亨年間安房守上杉憲實所寄藏。每卷有上

杉氏題署筆蹟。并皆謄摹存其舊云。因憶曩年閱官庫所儲金澤文庫印記尚書正義單疏本。鈔刻頗精。

字體版式與此本相等。檢乾隆天祿琳琅書目。皆無收載。乃知海內外。屢有此二部。而逸於彼。存於我。洵

可謂希世之珍矣。嗟夫。上杉氏當干戈騷擾之際。愛護墳籍。至四百年之後。待公而顯。則方今昇平文運

之隆。亦可因公而徵
焉。是乃公刻此書之
素志。而緯序此書之
微意也。矧乎世之攻
漢學者。每患諸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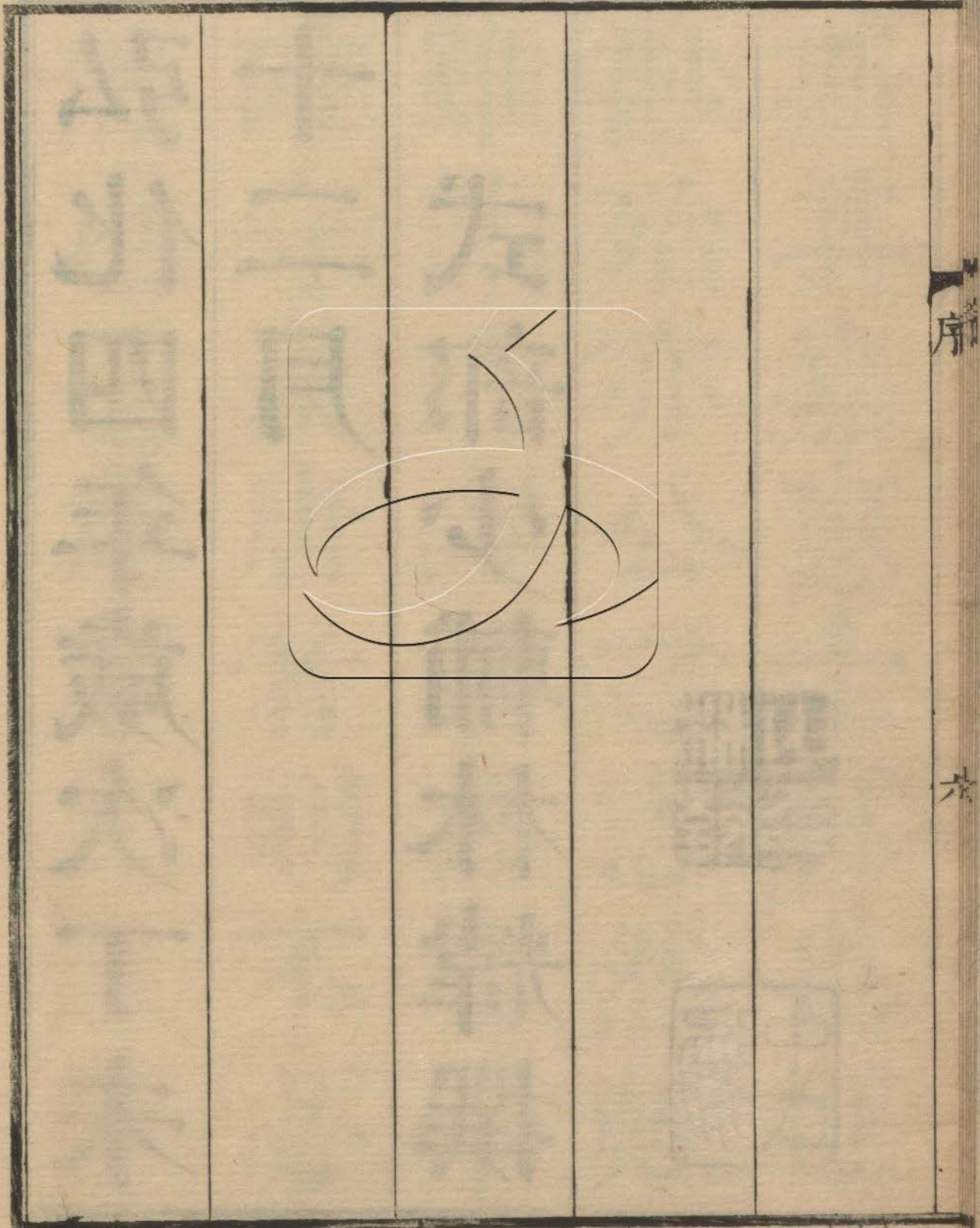
疏本多誤。脫訛謬。至
近時。阮元蒐羅諸本
校勘之。猶有所未盡。
今此書一出。好古之
徒。皆得津逮而窺之。

斯其嘉惠士林也。匪
甚。殆亦公之志然歟。
雖然。或謬謂公之學
確守漢唐者。則不必
然也。是爲序。

弘化四年歲次丁未
十二月

式部少輔林緯撰





例言

細川利和識

一此書原本南宋初所刻。現藏足利學校。室町氏之時。鎌府宰安房守上杉憲實所捐。松崎明復病其無副本。影寫一通。明復本貫係我宗國。因以進呈。筆畫精審。不違毫釐。今取雕鋟。務加精校。其黑闕漫滅。零字缺誤。並仍舊樣。意在存宋版面目也。

一原本脫紙凡十五葉。

第一卷第七葉。第二卷第四十葉。第十卷第十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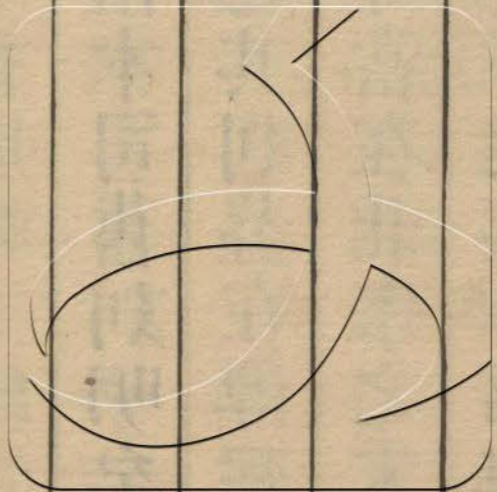
第十九葉。第廿二葉。第廿四葉。第廿五葉。第廿七葉。第廿八葉。第廿九葉。第卅葉。第卅一葉。第卅二葉。第卅六葉。第十一卷第一葉。後人以別本補足。山井鼎作考文時猶有。謂之補本。今止存一紙。因刻原補二字於版心。其餘姑據宋十行本。參以考文補之。以便讀者。亦刻一補字。

一每冊欄上橫書足利學校公用等字。及首尾題署花押。皆係安房守親墨。松竹清風印。卽其圖書記。並照真摹鏤。

一足利學校亦藏上杉氏所捐周易禮記正義。版

式字樣。與此書如出一手。而其禮記。紹熙壬子浙江路茶鹽公事三山黃唐所刻。其自跋云。本司舊刻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則此本爲黃所指。本司舊刻明矣。且以宋諱缺筆刻工名識考之。其刻蓋在淳熙前後。阮元謂注疏合刻易書等。當在北宋之末。按山井鼎左傳考文。引禮記黃跋。紹熙作紹興。阮元不知其爲誤。故有是說。明復進書時。取黃跋置諸卷尾。蓋以證此本爲浙江萃刻之祖也。今因而存之。

一諸卷大題不一其曰正義者蓋襲單疏本舊名也原本標題依而用之今不復改



此書不許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勅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爲盛矣後旣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紀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衆家之善

出 學 校 閩

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道高貫日德邁重瞳

外 實 實

正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隆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奧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

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

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于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言

都勘官朝請太子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
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
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
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
廢興之由寔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
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

開茲膠序崇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
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
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
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
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
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辯方軌物禦紫
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

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團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
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
茂績貫於勲華而垂拱無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
蹟妙理深玄訓詁紛紜文䟽踳駁先儒競生別見後
進爭出異端未辯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
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
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
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
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
公臣行成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
修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李輔光祿大夫吏部
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

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韶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頤朝散大夫行太常博
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
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
臣鄭祖玄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
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臣王具儒等上稟

宸旨旁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剪古文之煩亂探曲
臺之奧趣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
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
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
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
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
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
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

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
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
道以顯聖人茲煩亂而前羽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曾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

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興深穿同理經典共積薪俱
燎漢氏大濟區字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全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
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
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

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
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昺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
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
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
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
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
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
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

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
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
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
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
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
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
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
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
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利學校

九
一
九

尚書正義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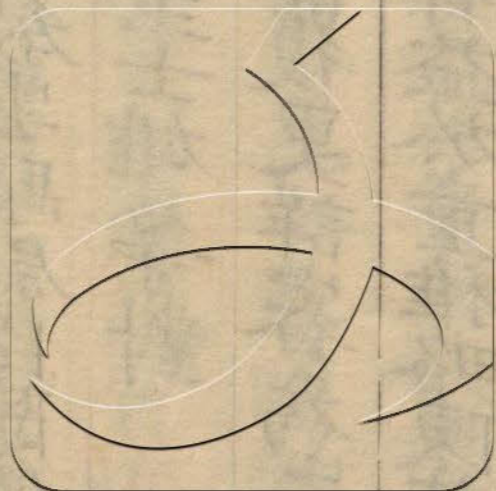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序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
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

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
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
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
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
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



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

故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疏古者至生焉義曰代結繩者言

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羲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羲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羲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羲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羲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

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史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况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史史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史錄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

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
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
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
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
重門取豫白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
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
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
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
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
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
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
誕宋忠傳云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
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
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
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
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
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
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
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
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
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又
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
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冥其刻曰蒼
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
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
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
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
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

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雕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夫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

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有史卦乎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

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

便稱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

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

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

音書一五

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暎然
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
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
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
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
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
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
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
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
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
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
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
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
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
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
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羨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

止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
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
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
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
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
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
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
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
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
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
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
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
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
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犧之道無改作
則已上脩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
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

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
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
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
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
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
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
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
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
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
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擊
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
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
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
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
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

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
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
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
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
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
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
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
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
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
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
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
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
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
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
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

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
 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
 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
 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
 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正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
 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
 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

揆 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
 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

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
 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
 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
 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

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
 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
 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
 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
 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
 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
 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
 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
 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
 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
 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
 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
 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
 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

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况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為大訓

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

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疏

八卦至此書也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於下見

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

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

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

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素說有不

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

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揔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也言土地

下為揔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也言土地

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
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
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
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
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
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
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
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疏 春秋至遺書也 正義

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
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
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
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

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
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
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
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
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
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
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先君孔子生於
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

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疏 先君至九丘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

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
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

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巳云定禮樂即職方在

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疏孔子論既懼覽之者不一不

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

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

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

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

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

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

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

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

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

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剪截者就代就

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剪截也舉

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

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伐大者言之機要云撮

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

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

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立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十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立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所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疏

所以至其正義

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

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

及秦至屋壁正義

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

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
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
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
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
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
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
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
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
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
年及安國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
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
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疏漢室

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
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
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
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
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
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
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
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
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三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

以藏辟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
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
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
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
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
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
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
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
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
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
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
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
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

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
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
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
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
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
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
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
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
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
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
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
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
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
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
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

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共王好

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疏

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

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

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

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

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

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

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

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

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

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

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

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

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

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

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

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

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

已壞者亦不敢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

故云乃不壞宅耳

以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疏

悉以至能

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也以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士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

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云新舌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摠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

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

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承認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

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

幾有補於將來 **疏** 承認在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

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今注解故云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

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寅年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

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

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

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其
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
羣經六籍又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
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
傳直約省文今得申盡其美明文要義通不假煩
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
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
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
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
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
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
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
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
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
君為例一訓之後重
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

然義見宜相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簡傳
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

所不隱也

疏

書序至不隱也

正義曰孔君既言

雖名為序不是摠陳書意況論乃篇篇各序作意
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
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
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
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
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
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
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認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

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
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
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遺與
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
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
若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
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
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
云巫蠱蠱者揔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
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
今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
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
因而行詐先於大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
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
子知已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

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釐
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
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
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
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
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
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
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卷第一

